

思想的天鹄

我苦，故我在

○林清玄

他写作三十年，成书百余部。

他坚持自然、厚味、有机的文学，因为他深信「有真感情，就有好文章」。

他以慈悲为经，智慧做纬，编织文学的锦衣，因为他深信「有大思想，才有真文学」。

林清玄的文学，伴随我们一起成长，仰望广大的蓝天，探触遥远的净土。

林清玄的文学，也与我们共同呼吸，他观心中的明月，体验内在的阳光。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思想 的 天鵝

林清玄

盲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思想的天鹅/林清玄著. —北京:中国盲文出版社,
2004.3

ISBN 7-5002-1998-9

I. 思… II. 林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17761 号

图字:01-2004-2210

思想的天鹅

作 者:林清玄

出版发行:中国盲文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城内街 39 号

邮政编码:100072

电 话:(010)83895214 83895215

印 刷:蓝马彩色印刷中心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90×1240 1/32

字 数:175 千字

印 张:8.5

版 次: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-5002-1998-9/I·329

定 价:18.00 元

此书盲文版同时出版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盲人读者可免费借阅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愿一切的美好都与我们同在

(自序)

我苦，故我在

人人都知道笛卡尔(Rene Descartes)的名句：“我思，故我在。”(I think, therefore I am.)

却很少人知道，笛卡尔曾说过一句感受更深刻的话：“我苦，故我在。”(I suffer, therefore I am.)

讲出“我思，故我在”的笛卡尔，当时不过是个三十岁的青年，尚未经历深刻的人生考验，而是在梦中得句，梦里忽然得到石破天惊的一句，他回忆起那感人的片刻时说：

“一种突如其来的光华透体而过，照彻我的身心。那一天，我在梦中听到一声晴天霹雳，仿佛真理之神从天而降，对我发出了震聋启聩的吼声。”





他突然想通了一直困扰他的问题：
觉醒时浮现于脑海的思想，为什么会在梦里重现？
假如梦境是虚妄的，作梦的人，是不是真的存在呢？

不思不想的人，算不算存在呢？

不会怀疑“谁是我、什么是我”的人，又算不算存在呢？

怀疑的本身，就证实了怀疑者的存在，否则，怀疑又从何而来呢？

清醒之后，他把这些困惑想了一遍，做了一个结论：“我思，故我在！”

他确立了在“存在”的意义里，思想比肉体更能彰显存在的价值。“我思”是“我怀疑”，“故我在”是“所以我得到真理”。

“我就是怀疑的主体。

我就是能够思想的事物或心智。

我可以怀疑我的躯体和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是不是真实的存在着，但是我不能否定怀疑的主体或思想本身的存在性。

由此可知，我是一种能思能虑的事物。

这种事物不一定要有物质和方位才能生存。

这个事物就是我，我就是灵魂。

灵魂和躯体不同，没有灵魂，我就不能成为我，更谈不上怀疑和思虑了。

我的躯体不存在了，灵魂却依然故我，长驻久存。”

笛卡尔描绘出人类共同的形象——在一个机械式呆板的躯壳里，住着一个活生生的灵魂。

片刻忧伤，淹没永恒的思想

笛卡尔终生未婚，却和情人生了一个女儿佛兰辛妮。

他非常钟爱女儿，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比女儿更值得珍视，他正计划把女儿带到文明的巴黎教养之际，爱女却突然得了不治之症夭折了。

笛卡尔痛不欲生，感觉到“片刻的忧伤，几乎淹没了永恒的思想”，在极端的痛苦中，他回到了思想的堡垒，他再度证实了存在，使自己对生命的“怀疑论”更为确立。

他说：“我苦，故我在。”

在深沉的痛苦里，平凡人选择逃避与遗忘，哲学家却更深刻地体会了存在。





灵魂该起床的时候

笛卡尔应邀到瑞典担任皇家的哲学教师，主要的学生是瑞典女王克瑞丝迪纳。

女王坚持每天在天刚破晓时上哲学课，所以，笛卡尔必须半夜摸黑起床，冒着风雪进宫，这对一向晚起的笛卡尔是可怕的折磨，一直到最后病倒在床，他说：“我是一个活灵魂，无时无刻不在追求真理。”

一六五〇年二月十一日，笛卡尔在黑暗中睁开眼睛，问侍者说：“现在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现在是清晨四点。”

“我该起床了，女王已经在宫里等我讲课了。”

他坐起来，因为体力不支又倒下。

他说：“这该是灵魂起床的时候了！”

笛卡尔闭上眼睛，进入永恒的梦乡。

悟者，吾心归处

“我思，故我在！”

没有思想，就没有我的存在。没有怀疑，就没有真理。

我想起丹霞天然禅师，在天寒地冻的雪夜，把庙里的佛像拿来烧火取暖。

庙里的和尚非常气愤，质问他：“你怎么可以烧佛像呢？”

“我烧看看，佛像里有没有舍利子！”

“佛像里怎么可能会有舍利子？”

“既然没有舍利子，再拿几个来烧吧！”

佛像最真实的意义，不在他的外表，而在他是一个思想的象征，是佛法的表现，如果只知道礼拜佛像，却不去探索佛的思想，不去了解佛法的实意，那还不如烧了吧！

丹霞天然不是在烧佛像，而是希望大破大立，让寺里的和尚了悟“我思，故我在！”

“悟”，乃“吾心归处”，正是“我思，故我在！”

苦行如握土成金

“我苦，故我在！”

苦，是人生里最真切的感受。

佛教就是根源于苦的宗教，是希望能“离苦得乐”、“拔苦与乐”的宗教。

苦比乐优于见道，因为苦比乐敏锐、锋利、绵





密、悠长、广大、无法选择、不可回避。

在苦谛的世间，痛苦兵临城下，就会感受到真真实实的存在。

因此，苦的时候，不要白白受苦，总要苦出一点存在的意义，苦出一些生命的超越。

“若契本心，发随意真光之用，则苦行如握土成金。

若惟务苦行而不明本心，为憎爱所缚，则苦行如黑月夜履于险道。”

僧那禅师如是说。

如果能契入存在的本心，启发随意光明的妙用，苦行就像握着泥土变成黄金。如果只知道苦行，却不明白体会本心，被怨憎和贪爱所束缚，苦行就像黑暗的夜晚在险峻的路上行走。

苦行是这样，生命中的苦难也是这样，苦难是人生路上的泥土，只有深切体会苦谛苦境的人，能把泥土握成黄金。

我们每天都在走出东门、西门、南门、北门呀！就只有释迦牟尼每次都看到了“我苦，故我在！”也证明了“我已解脱，苦也寂灭！”

知苦、断集、慕灭、修道，哪一个不在当下呢？

“热即取凉，寒即向火。”每次在生命的苦冲击时，我就想起长沙景岑禅师的话语：“热了就去乘

凉，冷了就去烤火。”生命就是如此，快乐时不要失去敏锐的觉察，痛苦时不要失去最后的希望！

一片树叶也会摇动春风

笛卡尔被誉为近代哲学之父，因为他是中世纪以来最早突破经院哲学的思想桎梏，敢于怀疑、敢于理性、敢于独立思想的哲学家。

禅宗的祖师也是如此，“佛来佛斩，魔来魔斩”，“丈夫自有冲天志，不向如来行处行”，“随缘而行，随处自在”，因为大破，所以大立，因为大疑，所以大悟！

“思”与“在”、“疑”与“悟”，都不是过去与未来的，而是当时当刻，刻刻如金。

寻求生命终极的人，要把全身心倾注于迎面而来的每一刻，终有一天会发现，不只春风会吹抚树叶，一片树叶也会摇动春风，带来全部的春天，春风与树叶，是同时存在的。

芦苇与甘蔗同饮溪水

人生是苦，苦是泥泞，我们是不是要永远在泥地





行走?或者抬头仰望天上的明星?

我既无法断除苦的现实，只好锻炼心灵飞离现实的困局，所以要在心上长出一双翅膀。

一边翅膀是神秘的渴望，一边翅膀是美好的梦想。

一边翅膀是彼岸的追寻，一边翅膀是此岸的探索。

一边翅膀是理想的情境，一边翅膀是感情的真挚。

一边翅膀是悲愿的光芒，一边翅膀是道心的钻石。

每个人需要的翅膀不同，但是人人都需要翅膀，人人也都需要飞行、提升与超越。

我思，故我在!我苦，故我在!我飞，故我在!

诗人鲁米(Rumi)有一道两行的短诗：

“两种芦苇共饮一条溪水，
其一中空，其二为甘蔗。”

为什么站在溪水边的两种芦苇，有一种可以生出甜蜜的汁液呢?这使我想起爱因斯坦曾说过类似的话：

“生活方式只有两种，
一种是认为世上没有奇迹，
一种是认为无事不是奇迹。”

认为世上没有奇迹的人，内心是空的；认为无事不是奇迹的人，内心就有甜蜜，还能把甜蜜分给别人。

我们都是站在大化的水边，同饮一条溪水的人呀！我愿自己是相信奇迹无处不在的人，我也愿自己是内心有甜美汁液，并能分享的人。

文学是我的净土

我想，因为内心美好，深信无事不是奇迹，使我成为一个文学家吧！

寻索我创作的源头，若用最简单的话说，正是悲愿与道心的实现。写作，于我是一种悲愿，希望人能更确立情感的价值，追寻美好的境界，体会文明的生活；永远坚持写作，于我是一种道心，苦乐如是，成败如是，得失如是，每天每天，书桌是我的供桌，是我的坛城，是我的朝圣，也是我的净土，我愿以笔焚香，来供养世界、供养众生、供养一切的有情。

重读这些从少年时代、青年时代、一直到如今的作品，仿佛循着岁月的台阶，一步一步向上攀登，每一步都那么真实，偶然回头一望，山上风景甚美，山风非常凉爽，连那登山时的汗水也变得甜美了。

以一个文学家的观点来看，我在从前，不论是二十岁，或是三十岁；不论是四十岁，或是五十岁；就已经写出许多美好的作品了。在重读整理这些作品时，自





己也常感动得盈满泪水。现在思想已开，境界已立，书写自在，回观昔日写作，都深信它经得起时间与空间的考验，确实有重新出版的价值。

将近四百年前，笛卡尔三十岁的时候说：

“我思，故我在。”

四十岁，他说：

“我苦，故我在。”

五十四岁，他留下最后的话语：

“这该是灵魂起床的时候了。”

思想家不能免于沉思与受苦，文学家亦如是。

愿一切美好与我们同在

“沉思”与“受苦”，并不是一般的胡思乱想、受苦受难，而是感觉、思想、精神、灵魂与凡俗生活的拔河。

文学写作，乃至一切文明、艺术、思想的创发，都是与世俗的拔河，希望能登上更高的阶梯，希望能触及更美的境界，他拉的长绳比一般人更巨大、更沉重，面对的庸俗人生有着难以超拔的拉力，所以“我思”、“我苦”、“我在”！

幸好，创作者的感觉与灵魂可以互相安慰、互相

支持，才能在寂寞漫长的创作中，还保有饱满与真切的心。

王尔德说：

“除了感觉，
没有什么可以治疗灵魂；
正如除了灵魂之外，
没有什么可以治疗感觉。”

感觉与灵魂牵手前行，再加上创造的意志，使我们在挫折、考验、颠簸中，也不失去创作的心。

我与九歌结缘近三十年，出版了三十几部书，留下了从青年到如今的文学创作的重要历程，感谢读者的厚爱，这些书销售了数百万册，陪伴数百万人成长，度过了美好的岁月。回观这些年的写作，也正是感觉与灵魂互相安慰，思想与感性扶持成长的旅程，我热爱这种成长，也确立这种价值，因此，趁着新年，将这些书做了一个总整理，给予全新的面貌，首先推出两册散文选《思想的天鹅》、《感性的蝴蝶》。

感性与思想是我的文学双翼，正如天鹅带着理想的壮怀飞越万里，蝴蝶不停采撷生活的花蜜，我愿有悲智双翼，能飞翔天际，继续探知春天的消息。

“除了思想，没有什么可以支持感性。”





正如除了感性之外，
没有什么可以支持思想。”

日日是好日，在每天黎明的时刻，不论阴晴、不论苦乐，我都会坚持写作。

步步开莲花，正如从前，我会以悲愿、以道心，把作品献给有缘的朋友，让大家分享我的感觉、我的灵魂、我的悲喜、我的成长。

我庆幸自己是深信无事不是奇迹的人，窗外飘过的白云，门前流过的溪水，天际盘桓的苍鹰，细语呢喃的燕子，孩子天真的话语，人间深情的呼唤，大化无声的天籁……这一切，从前是那么美好，今天依然动人，未来，不论多长的时空，都将是美好而动人。

愿一切的美好都与我们同在！

林清玄

二〇〇四年新春

于台北双溪清淳斋

目

录

愿一切的美好都与我们同在(自序)

辑一 有情生

四 随

0 0 8

有情生

0 1 6

横过十字街口

0 2 8

思想的天鹅

0 3 2

太阳雨

0 3 6

水晶石与白莲花

0 4 2

路上捡到一粒贝壳

0 4 9



辑二 鸳鸯香炉

鸳鸯香炉	0	5	9
箩筐	0	6	7
红心番薯	0	7	7
兵卒无河	0	8	6
过火	1	0	1
吴郭鱼与木瓜树			1
不要失去桃花源		1	2
梦的台北	1	2	7
比景泰蓝更蓝		1	3
李铁拐的左脚		1	3

